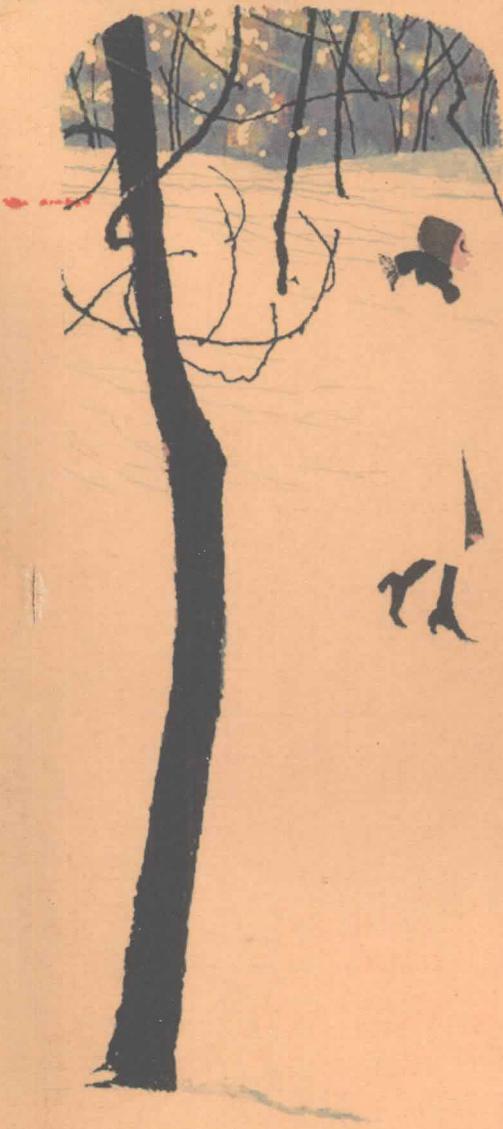


未嫁妈妈

吴张英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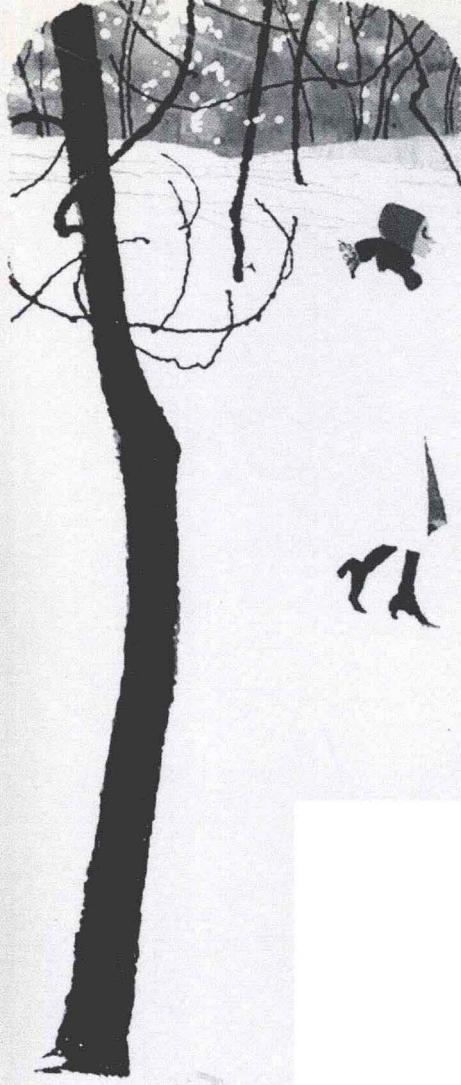
版社

朱
雲
鶴
賦

卷之三

未 婚 妈 妈

吴张英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未婚妈妈

吴张英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未婚妈妈 / 吴张英 著.-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5.12

ISBN 7-5063-3300-7

I.未… II.吴… III.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054844号

未婚妈妈

作者：吴张英

责任编辑：那耘

责任校对：马莉

装帧设计：李彦亮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：100026

E-mail：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hubanshe.com>

印刷：北京图文印刷厂

开本：890×1168 1/32

字数：84千

印张：5.8印张

印数：0001-2000册

版次：2006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次：200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3300-7

定价：16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 者 简 介

吴张英 广东廉江人。中文系专科和文学系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。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。曾从事过教学、党史研究和人事管理等工作。现为广东省廉江市文联副主席，廉江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廉江诗社副社长。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创作以小说为主，兼写散文、诗词、评论等，著有长篇小说《黄花儿》，获湛江市文学基金奖，一批诗词作品在海内外杂志发表。

序

● 吴茂信

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总是十分珍爱的。我有个文集的名字叫《自珍集》，为什么取“自珍”为名？我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了缘由：作家珍爱自己的作品，就像母亲珍爱自己的孩子；作家视作品是自己心血的结晶，就像母亲把孩子当作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一样，不管别人是褒是贬，自己总是不能释怀。孤芳自赏也罢，敝帚自珍也罢，自恋情结

也罢，连自己写出来的文章都不珍爱，如何谈得上对缪斯的忠诚？本书的作者吴张英对文学满腔赤诚，既热爱文学事业，又在从事文学方面的工作，用流行的语言来说是一个十分敬业爱岗的作家。我当编辑收到她的来稿时，作者还是一名大学生，从那时候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，后来我了解到，上大学之前她已经开始写作，算起“文龄”来就更长了。大学毕业后，她并不是直接从事文学工作的，但不管分配在哪一个部门，她对文学的热情从来没有降温，文学创作从来没有停顿，除了断断续续发表各种体裁的短小作品之外，还出版了长篇小说《黄花儿》，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，所以能被大家承认，调到县级市的文联来担任领导职务。现在她出版结集作品，是对自己创作的一次总结，也是对自己文学实践的一次检阅。回首来路，审视身后的一行足迹，深思一番哪一步走对了、踏牢了，哪一步不那么坚实、踩歪了，对走好往后的路是极为有帮助的。

对于读者来说，阅读作家的结集作品，对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也是十分重要的。最简单的作用，就是可以知道一个作家的创作倾向。吴张英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女作家：她从事的是文学工作，有文学实践经历，有作品，有影

响，而且评了作家的职称。读者要了解她、研究她是必然的。那么，这本小说集就是最好的资料。

吴张英作品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——追求真、善、美。阅读她的作品，深感到她是一位社会责任心非常强烈的作家。创作为了什么？这是每一位作家都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。文艺为政治服务，这种提法确实偏颇。但是，如果因此全盘否定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方向，我认为比这种偏颇更偏颇了。做人要做个善良的人，善良的作家要用自己的作品来陶冶群众的性情，引导人去恶从善，这样的作品才有社会价值。眼下一些人把文学当成玩偶，不是用灵魂写作，而是提倡用身体写作，尽管他们有选择的自由，但本人实在不敢恭维。而吴张英的笔下的情况截然不同。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，具备鲜明的真、善、美导向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，展现了美好的灵魂。

《生长在坟地上的玫瑰花》是一个时间跨度比较大的题材，人物经历了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和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。但是主宰人物命运的并非单一的“时代悲剧”，更重要的是在任何时代都不能泯灭的人情、人性。主人公阿采的命运是曲折坎坷的，由于阶级斗

争的疾风骤雨，有情人最终不能成为眷属；又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国家积贫积弱，家庭的厄运迫使她走进没有爱情的婚姻坟墓。尽管自己的心灵遍体鳞伤、百孔千疮，阿采却始终想着别人，为了别人，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他人。读者为她伤感，为她落泪，为她扼腕，为她祈祷。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，作家笔下的阿采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。这是思想的力量，道德的力量。吴张英的小说日臻成熟，不是停留在编排故事、铺陈情节上面，而把着力点放在刻画人物上面。在叙事中写人，在写人中叙事，而最终达到塑造人物的目的。《姐姐》的主人公苏梅是在厄运中成长起来的新时代青年，从最初的拒绝同情，对抗歧视，发展到自强不息，胸怀宽广，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，这个英姿勃发的青年妇女形象十分感人。作者塑造她没有设计一个有头有尾的中心事件，没有完整的故事，而是运用了许多带有性格特征的细节来突出人物的性格。尤其精彩的是苏梅与李强的两次相遇，前面是打架，后面是说服，一刚一柔，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描写得比较深刻，人物的形象主体化，留给读者的印象也很深。

本书的作者吴张英艺术上的倾向也是非常鲜明的。

她坚持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，在运用中又努力创新和发展。现实主义手法要求作者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。我们读吴张英的小说，感觉到她对人物很熟悉，对环境很熟悉，不深入实际，游离于群众之外的人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。《生长在坟地上的玫瑰花》这篇小说，开头部分先写晌午时分福田村炊烟弥漫的情景，炊烟中传出几家大人骂孩子的声音，由虚到实，镜头渐渐推近，进入客家民居：从围屋的竹子，到守门的黄狗，再写到厅房的摆设、天井放养的禽畜……俨然一幅风俗图画，那样自然，那样真切，使人如临其境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这些都得益于作者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严谨的写作态度。

在艺术上，作者尊重传统，但不墨守成规，不同的作品，追求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。《未婚妈妈》是作者比较看重的文章。作者说：“……取名《未婚妈妈》，一来书中有一篇同名小说，二来含不成熟之意。”其实，小说里的未婚妈妈司徒雪萍是一个很成熟的女性，她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，但她看似平淡其实奇崛的行为，简直可歌可泣。这么凝重的题材，作者却似乎漫不经心地起了一个在传统目光里很是轻佻的题目。这个题目起得很好，一是

设下了悬念，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；二是内容切题，回味无穷。《丘比特的神箭》在段落结体形式上别具一格，以人物的语言来做小标题。《体验生活》在语言风格上进行新的尝试，与作者一贯的严肃、朴实的行为习惯相比，显得颇为幽默和调侃。这些都是作者力图创新的表现。

文学形式的出新源于思想观念的更新，作者总的思想倾向是传统的，但随着社会的变革，她的思想观念也在“新陈代谢”。《丘比特的神箭》中的林小珍假如恪守传统观念，她必然是唾骂的对象。但作者没有鞭笞她忘恩负义，也没有指责她朝秦暮楚，只当作社会转型期中人们所受的冲击，揭示了社会心理的矛盾。这是客观的，也是合乎逻辑的。

小说集反映了吴张英创作上的进步。她说过：“梦想大多是美的，尤其是在可以虚设景致的文学世界里。”我祝愿她梦想成真。是为序。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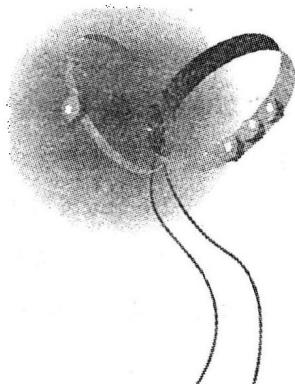
于广州锦绣香江

目 录

- 001 序
- 001 南瓜与文学
- 006 姐 姐
- 038 未婚妈妈
- 053 丘比特的神箭
- 075 爱情如歌
- 120 生长在坟地上的玫瑰花
- 160 体验生活
- 166 图画,破碎了

173 因为只爱一个人

176 后记



南瓜与文学

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里，我的乡里乡亲大都是农场的职工，非常勤劳。70年代，他们的劳动和财产都属“公有制”，不准私种各种庄稼。但是，朴实的乡亲们还是违反规定，于下班后，在朦胧的夜色中，打着手电筒，到他们认为工作队干部罕到的一些较隐蔽的山坡上种植南瓜。后来听说，工作队的队长带队经过那些地方

却暗示他人什么也没看见。于是，乡亲们的胆子也大起来了。春夏季节，满山遍野都长着他们辛苦栽种的南瓜。秋冬季节便有了硕大而金黄色的大南瓜堆放在各家各户的墙角边，阵阵香味扑鼻而来，煞是可爱喜人。

一年又一年，我的爷爷看到这种情景，很羡慕。有一年的春天，他便在自家门口的竹林旁边挖一个土穴，又向邻居要了几颗种子埋在土地下。爷爷每天天刚亮就打一桶清水浇灌在土穴里。那时爷爷已经很老了，提半桶水就气喘吁吁，非常吃力。浇完水，他就蹲在旁边仔细地看并口出呢喃之语。我想，爷爷一定是盼望种子发芽，然后长藤、开花、结果，像我勤劳的乡亲一样，把金黄色的硕大的南瓜搬回家。

不久，地里真的长出了芽儿，又长出苍白的叶子，再长出细细的藤，脆弱地搭拉在地面上。爷爷告诉我，这是他第一次种南瓜。我爷爷从小做陶瓷，庄稼活全不懂。

我并不关心爷爷的南瓜。

那年我十四岁，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。“文学”这个神圣的名词跳入我的脑海，并以磁场般的强烈吸引力诱惑一个少女想投入他的怀抱。我爱读文章爱看书。我常常

被感动却不是为内容或情节，而是为作者。每当看到精彩之处，我就想，这作者真了得，写这般好文章！我知道文学是人写的，于是，我就异想天开。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用我那写得歪歪斜斜的字，错字满天飞地胡乱涂鸦。初生牛犊不畏虎。我的第一篇涂鸦之作竟飘飘然落到声名显赫的中国青年报社。时隔不久，稿件连同我的信封都原原本本地回到主人的手中。编辑言辞婉转的退稿信使我大受感动。这时我才发现信封上本应写的“编辑同志”，写成了“编缉同志”。我的脸一阵阵发热，却庆幸到底没写成“通缉同志”。

这个教训使我难过了好长时间，然而，我不气馁。文学对我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，就像情窦初开的少女爱上了白马王子。那天，我正在看书，爷爷喊叫我一声。我走出去看见爷爷正蹲在地上对着他的南瓜发呆。我看到爷爷种的南瓜与别人种的南瓜截然不同。别人种的南瓜长出的叶子墨绿色，长出的藤又粗又壮，开黄色的喇叭花朵，跟着就结果。而爷爷种的南瓜，长出的藤又细又长，叶子苍白，既不开花，更不结果。我问爷爷：“你的南瓜为什么不长瓜？”爷爷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啊！”他并不深究其所